

纪录片《2020 我们的脱贫故事》将视角对准全国各地的十多个贫困村,呈现了脱贫攻坚的成就与不易

用镜头记录“硬仗中的硬仗”

本报记者 苏墨

从吕梁山深处到金沙江畔,从西藏墨脱到黄河滩涂,脱贫攻坚工作进行到现在,剩下的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是最难啃的“硬骨头”,系列纪录片《2020 我们的脱贫故事》聚焦的正是这些“硬骨头”。

生活在深度贫困地区的人民群众、助力脱贫攻坚的扶贫干部是这部纪录片的主角:扛着冰箱奔波在崎岖山路上的兄弟,洪湖水畔最后的渔民,因“大板”(棺材)而不愿搬迁的老人,丈夫倒在扶贫路上、继承遗志继续前进的女扶贫干部,做贫困户大数据统计却连打印纸都买不起的村干部……他们的故事又鲜活,又触动人心的。

4年时间,10个故事,脱贫路上的百样人生,《2020 我们的脱贫故事》汇集了发生在这条路上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长时间定点观察和跟踪拍摄的“笨功夫”,使得这部没有任何花俏技法的纪录片有故事、有冲突、有温度,也见人、见事、见人心。

贫穷:并不是我们不热爱生活

片中的脱贫故事都发生在深度贫困地区,其贫困的程度超乎每一位导演的经验和想象。“但是最初触动我们导演、继而身陷其中无法自拔的,并非贫困本身,更不是出于怜悯或浅表的同情,而是那些身处贫困之中、却不肯向贫困低头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总导演张旭说。

赵家洼农耕条件很差,资源有限,这里的大多数年轻人都走了。村里几乎都是老弱病残,他们走不出去,也改变不了什么。

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沙瓦村,地处怒江碧罗雪山深处,村里几乎与世隔绝,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纪录片的拍摄团队是这个村子几百年来唯一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外来人。

在这些地方,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

阅 读 提 示

日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推出的系列纪录片《2020 我们的脱贫故事》选取了生态移民、易地搬迁、产业扶贫、驻村帮扶等脱贫攻坚模式的典型样本,通过跟踪拍摄,挖掘基层扶贫干部的典型事迹,讲好贫困地区人民群众艰苦奋斗的感人故事,用一个个生动的脱贫案例致敬奋斗者,讲述中国在脱贫攻坚路上遭遇的挑战与坎坷,展示中国贫困治理所取得的成就。这部纪录片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案例,生动描绘出一幅脱贫攻坚的时代画卷。

然而贫穷,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热爱生活。村民们饱含着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期盼和改变贫困现状的内生动力,他们努力、顽强,也很乐观:怒族村庄在传统节日要集资聚餐,为的是告诉走出去的人,你依然有家可回;在农耕条件落后的湖北深山,有人屡战屡败却还是屡败屡战,想要做命运的堂吉珂德;在墨脱,有人背着100多斤的铁炉子做彩礼,要用最隆重的方式迎娶村里漂亮的新娘……

纪录片《2020 我们的脱贫故事》并没有在脱贫这一环节止步,而是持续关注主角们是如何适应脱贫后的新生活的。背着铁炉子迎娶新娘的藏族青年嘎玛平措,用低息贷款购买了一辆卡车,现在月收入超过了两万元;到了城里找不到工作又想回村放羊的贾焕荣,在扶贫干部的帮助下,终于找到工作安顿了下来;背着冰箱下山维修、把脊背磨得稀烂的坡罗,在公路修到村庄后,第一时间贷款买了拖拉机,做起了小生意。这些改变,折射出村民们为融入新生活而进行的努力。

尽职:人生就是含泪奔跑

在第二集《工作队里的年轻人》中,队员李梅面对不理解政策而吵闹的群众,始终耐心安抚解释。此时她的丈夫——昆明东川区的扶贫干部因公殉职不过百日。她的时间被工作填得满满的,但偶尔也会离开人群,一个人在山坡上发呆。“人生或许就是这样——含着热泪奔跑”,导演金霞、冯勇被李梅说的这句话深

深打动。而最终,李梅也被摄制组的关怀打动,第一次主动面对镜头讲述了她的故事。

让记者好奇的是,这个明明非常“有戏”的情节镜头并不多,画面语言也极其克制。导演冯勇解释道:“她和家人为扶贫工作付出那么多,我们不想再让她过多地流泪。”

需要含泪奔跑的并不止李梅一个人。为了做好搬迁说服工作,广东的援藏扶贫干部曾经5次徒步36公里到墨脱的多卡村,走过最窄只有30厘米的山路,导演王小峰每次跟拍一趟,体重就会瘦掉三四斤,可见其艰辛。洪湖水岸,做贫困户大数据统计需要打印纸,可是村干部王连连这个也买不起,她的家也在湖里,面对妻子柴米油盐这些基本生活要求,他也捉襟见肘……

这部片子里没有高大全的英雄典型。扶贫干部谈永刚为了给村民省钱,用私家车帮他们运鸡,结果鸡被闷死了好几只;王连云想要辞职,王巍用喝酒论兄弟的方式挽留。奉献、坚韧、崇高之外,摄制组更关心他们真实的人生,真实的想法,面临的困难,所处的境遇。于是,在矛盾冲突中呈现了一个个真实、坚韧、血肉饱满的扶贫干部形象,他们从事的是前所未有的历史工程,更是千秋万代的人民功业。他们所需要的事要被如实地记录,他们这个群体需要被真实地观照。

坚守:向鏖战中的英雄致敬

“4年,一个大学生本科都该毕业了;而我

和我的同伴们,用4年时间,在一个远离城市的雪山村落,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导演柴红芳说。《落地生根》在云南怒江傈僳自治州的沙瓦村拍摄了将近4年,《茶林故事》在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咸丰县的茶林堡村拍摄了3年,《从赵家洼到广惠园》在山西岢岚拍摄了3年……8位纪录片导演用自己的坚守致敬在扶贫攻坚战中鏖战到底的每一位英雄——坚守生活的脱贫村民、坚守责任的扶贫干部。

4次徒步涉险进村,差点儿被骡子踢到并不是王小峰导演最深刻的记忆,让他数度落泪的是,在拍摄村民欢天喜地搬新家时,他接到了母亲病逝的消息。但事后他却说,自己好歹最后还赶回去主持了母亲的追悼会,而援藏干部谢国高,父母二老病危的时候,他都在紧张的工作中,后来只能在父母的坟前尽孝了。

在湖北深山,导演纵红雨最大的焦虑不是环境的艰苦,而是主人公能否坚持住脱贫的努力;70岁的焦波扎根村里,在泥土里种植故事、收获故事……

《2020 我们的脱贫故事》每个故事的平均素材量都超过2000小时;摄制组累计往返行程超过4万公里,可以绕地球一圈;拍摄场景最高到了西藏高原,海拔5000米以上……这部纪录片长时间地伴随、跟拍,以“见证、亲历、扎根、深耕”的方式进入了“扶贫”前线。《从赵家洼到广惠园》的导演路广华说:“这是一个历时三年的延时摄影,每一帧看起来都可能枯燥无聊,但最终会在被压缩的时间里看到变化。”这个变化,正是脱贫攻坚这场硬仗留下的历史印记。

这部纪录片没有解说,影像克制,只有故事自己在说话。用导演的话说“这是一次冒险”。毕竟,在视觉产品日益碎片化的时代,很难要求观众耐心地欣赏这些看似平凡的故事。但向往美好生活的脱贫群众,铁肩担道义的扶贫干部和脱贫攻坚这场战役中震撼人心的真实故事,让每一位坚守着敬畏着的导演,最后选择了相信。



“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开展

9月1日,北京故宫博物院“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亮相故宫博物院文华殿。78件套文物精品从不同角度展现苏轼的精神世界,勾勒出生动而立体的苏轼形象。这是故宫博物院首次举办以文物为载体,展现苏轼艺术造诣与其人格风范的展览。苏轼最早的书法作品之一《治平帖》,与苏轼并称“宋四家”的黄庭坚、米芾、蔡襄的书法真迹,以及1949年后首次展出的明代画家朱之蕃《临李公麟画苏轼像轴》等精品在展览中亮相。

刘宪国 摄/人民图片

G 视 线

一曲军工人的颂歌

白雪

“试问秦岭风物好,此心安处是吾乡。”这不仅是一幕话剧《红箭·红箭》中牺牲后的刘娟灵魂独白,也是扎根在秦岭深处的军工人们内心的真实写照,更是直击我内心深处的一句话。提到“军工人”,很多人会感到既神秘又陌生,在和平时代理,军工人和他们的事业总是离我们现实生活很远,远的我们似乎已经将他们遗忘,而一幕话剧《红箭·红箭》又将这样一群可爱可敬的军工人们重新拉回到大众的视野之中,让我们随着话剧情节,身临其境地感受着他们的忠诚担当和喜怒哀乐。

这部剧,陕西作家阿莹前前后后修改了二三十稿,这样的精精致打磨,才有了剧情结构的完美呈现。

男女主人公周大军和罗安丽是两个最大的“矛盾体”。周大军作为军工二代、“红箭98”的总设计师,心中始终装着军工报国的理想,坚定的信念从未改变。他面对事业时是忠诚的、热血的,但在面对自己制造的导弹试验中意外离去的妻子刘娟时,他愧疚;在面对从小一起长大又炙热地爱慕着他的罗安丽时,他怯懦。

如果说周大军的矛盾冲突主要体现在情感上,那罗安丽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她骄傲傲慢,却对周大军爱的卑微可怜;她自告奋勇去拆弹时的英勇无畏,和劝说周大军离开军工工厂时的振振有词;她对秦岭以外的充满着诱惑世界心向往之,也能和秦岭深处的军工人们一起平凡奉献。

在这种矛盾冲突的美感中,每一个人物都是立体的、真实的、有血有肉的,爱情的纠结让人更加深刻的理解这一严肃的主题,也正是这样的刻画才更能让人觉得他们的伟大正是因为他们是再普通不过的人。

最后一幕中,周大军和罗安丽的争吵最让人印象深刻,两个人看似是对事业上追求不同而产生的价值观的分歧,但实际上是在用朴素的语言和激烈的争论探讨一个宏大的主题——战争与和平。

整个话剧没有一处展现他们非凡的技术,有的只是平淡的生活,就连与死神较量的那场拆弹戏前,还有黄半仙的宝葫芦和系红绳,这种略显滑稽的剧情却更能引发情感共鸣,更具有思想的穿透力,把宏大的主题润物无声的糅合在质朴的故事里。

每一个新型武器的背后都有着一群默默为国防事业奉献的军工人们,他们的确值得被敬佩,他们的精神值得被传承,他们的故事值得被挖掘。

日军芷江投降视频寻访记

新华社记者 刘芳洲 周颢

连日来,人们聚集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在这座受降名城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70岁的旅美画家钱德湘特地从北京回到芷江。1945年8月21日,侵华日军投降代表今井武夫在芷江与中国陆军相关高级参谋人员商定日军向中国军民投降的所有事宜,并在日本投降时注意事项备忘录上签字。

当时有美国记者拍摄了日军签字投降的过程,但国内并未保存这段影像资料。正是钱德湘和夫人谭明利,历经艰辛从美国找到了尘封多年的芷江受降原始视频,并带回国内。

时光“胶片”倒回到2008年。那年,画家钱德湘从美国回到故乡,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馆长吴建宏请他为芷江受降画一幅大型油画,同时委托他代为寻找芷江受降的原始视频。“我找这段视频找了很多年,托人在日本、中国台湾找过,都没有结果。”吴建宏说。

钱德湘立刻在美国四处打听寻访,一位日本学生给他一段只有十几秒的、不完整的历史视频。视频中,今井武夫俯身低头,神情沮丧;坐在一旁的日军参谋中佐桥岛芳雄神色紧张,不停用手巾擦拭额头冒出的汗珠。

这短暂的一幕深深烙在了钱德湘的脑海里。他和夫人马不停蹄地穿梭于美国各个博物馆、档案馆和图书馆。然而,他们在网站和查询系统中输入“Zhijiang”,几乎没有任何收获。

一个威妥玛拼音成为突破口。“芷江曾是二战时期盟军的空军基地,有飞虎队驻扎于此。我在一份飞虎队队员写的回忆录上发现,美国人将芷江称为‘Chihkiang’。”吴建宏把这个关键信息告诉了钱德湘夫妇。果不其然,他们在位于华盛顿的国家档案馆找到了线索。

按照他们提供的搜寻关键词等资料,工作人员找来了足足一推车的光盘和胶片,逐个播放给他们看。南京受降,广州受降……在播放到第3个视频的时候,那个烙印在脑海里的场景,即刻出现在了钱德湘夫妇眼前——画面中桥岛芳雄抬手擦汗的动作,让钱德湘夫妇瞬间大喊起来:“就是这个!”

2014年,钱德湘夫妇亲自将这段长达20分钟的视频送回国内。两位老人感觉像“完成了一个使命”。



汉口江滩放映露天电影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

9月3日晚,湖北省武汉市文化旅游局群众艺术馆,在汉口江滩露天放映了抗战题材电影《平原游击队》,吸引了前来逛江滩纳凉的数百名市民和外地游客驻足或席地而坐观赏,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夜间的精神文明生活。观众们通过观赏此电影,回顾抗日战争永远难忘的历史,珍爱和平,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本报通讯员 李长林 摄

G 艺 评

也曾鲜衣怒马时

方寸

观看音乐团综时,我们到底在看什么?

暑期,《明日之子》迎来第四季,定名为“乐团季”。节目模式总结一句话就是“让喜欢音乐的年轻人找寻志同道合的乐团伙伴”,走的是年轻音乐人的乐队养成之路。

第一期,在虚拟的热血学院“明日高校”,老师和学员们的第一次见面被安排在布置成阶梯教室的录影棚里,入学测评的表演舞台离老师座位不到5米,学员们可以盘腿坐在两边的地板上,舞台上表演的学员可以自在地和所有人互动。

这一期奠定了节目的基调,让人眼前一亮。带给我的第一感受是,这才是少年该有的样子——恣意激情,不被定义,充满未知。一群“素人”,20岁左右

的年纪,有着不错的音乐素养,但大多数对做节目、做艺人还没形成概念。就如音乐人朴树所说,他们身上有着可贵的青涩感,有时候还傻傻的,“时间还长,不用着急变得熟练、圆滑”。

在当前的综艺市场,《明日之子乐团季》本不被看好,却收获了不俗口碑。作为一匹黑马,有着可供观察的意义。当习惯了以唱、跳为主的年轻人充斥荧屏,聚焦新鲜乐手群体、挖掘音乐新秀,这是一招“险棋”。

《明日之子》属于“综N代”,与《创造营》《青春有你》等同是偶像养成综艺。近三年,男团女团选秀密集轰炸,每一档“综N代”要想度过倦怠期,在一片综艺红海中找到市场,唯有持续创新。一旦找不到核心方向,就会持续低迷,失去收视与口碑。

节目制作方经过调研发现,乐团在国内市场是有断层的。在五月天和苏打绿之后,华语乐坛再没有出现过在年轻人中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乐团,在内地更是一片空白,很多人对乐团的印象还停留在摇滚时

期。于是,就有了“乐团”这一核心故事。

而作为一档打造新生代乐团的综艺,《明日之子乐团季》难免会被与《乐队的夏天》放在一起讨论。事实上,它们有着明显的区别,新人组队是未知,成熟乐队间PK是现实。不可否认的是,《乐队的夏天》让观众看到了乐队的魅力——不仅仅在于音乐性,更在于“人”,在于乐手们长年累月碰撞、磨合后形成的火花与默契。这是《乐团季》的年轻人们可资借鉴之处。

产生结果的过程,远远比结果本身受到关注——这是养成类综艺节目的精髓,也正是文章开头问题的答案。

就如节目制作方说,《乐团季》核心目的不是百分之百很棒的乐团,而是组一支特别的乐团,看到这群年轻人的色彩和光芒。

“色彩”与“光芒”,源自他们的音乐,也是他们的个性。这群年轻人会从两人搭档,再到三人、四人,最后成为五人团。在这个过程中,拆散、重组以及淘汰成为残酷

赛制下的故事线。少年总是要成长,他们要去学会告别,学会与不同个性的伙伴相处,学会承担起该有的责任,学会面对自我否定与外界质疑。

养成的落脚点,还是得回到音乐之上。当《明日之子》的这帮少年成团出道之后,就会不可避免地被放置在造星流水线上,成为音乐偶像工业的一份子。彼时,前路未知,就多了别样意味,是名是利,各有造化。比如曾经备受关注的火箭少女101已经解散了,还有一些成团却叫不上名字的组合会迅速被遗忘。

到那时候,我最好奇的是,在节目的人气靠前、音乐作品却不理想的那支乐队,在社会的大浪中翻滚几圈后,是否还会纠结人与实力,是否还会坚持把作品放在首位。如是,那这档节目的意义就立住了。

也曾鲜衣怒马少年时。这群素面朝天的少年,会怀念这个夏天成团的纯粹与热血。